



屬於我的 不說話語言

2012-12-02 記者 蘇品勻 文



隨著每個時期接觸的媒介不同，我的話，以不同形式表達。

畫畫 色彩宣洩

印象最深刻的是學畫畫的時候。教導我們的老師是一對相當有個性的情侶，住在一個略為偏僻的鄉下，我們學習畫畫的教室就是他們的工作室。從家裡到教室需要半個小時以上的車程，先是罕無人煙的鄉村道路，緊接著鑽進一條蜿蜒崎嶇的小徑，經過一段顛簸的路程後，就會看見房子外那盞散發著鵝黃色光線的小燈，猶如海邊的燈塔，孤高卻溫暖。在房子的周遭，有許多高聳、巨大的樹，冬天的時候，強烈的東北季風，把樹吹的張牙舞爪，樹影透過窗撲了進來，彷彿一隻巨大的怪獸把人壘罩，令人心驚膽顫。房屋裡，則是相當標準的藝術家風格，牆壁上、地板上、甚至冰箱門上到處是顏料的痕跡，有些是噴霧狀，也許是清洗畫筆時不小心潑濺而成，雖然是不經意形成，但我卻覺得好美、好有故事；有些卻好長好長一筆，也許三公尺、或是更長，存在突兀到我無法辨認它的成因，有可能是調皮學生的惡作劇，但老師好像也不引以為意。

每當打開畫布，映入眼簾的白色世界，總讓人充滿期待與想像。老師會給我們一個主題與使用的素材，有時是蠟筆、有時是粉蠟筆，但我自己最喜歡的還是水彩，可以依照自己的感覺調出喜歡的顏色。在調色的過程中，必須小心掌握每一種顏料的比列，顏色是相當敏感的藝術家，只要一丁點錯誤，他就跟你玩躲貓貓，令人又愛又恨；然而，有時一不小心，顏料間擦出戀愛的火花，調和出意想不到的色彩時，那種興奮的心情足以讓人拿起調色盤到處向人炫耀。因此一旦執起畫筆，彷彿就進入了自己的世界，我喜歡拿大大的筆刷，豪邁地畫每一筆，享受水彩筆在畫紙上磨擦的感覺，隨著自己的心情，暢所欲言。

鋼琴 指尖文字

最令人頭痛的就是鋼琴課。記得幼稚園時，有一個調皮的孩子王，在自由活動時間趁老師不注意，擅闖同學們夢想中的鋼琴教室，打開琴蓋開始彈奏匹比胖虎歌聲的琴音，陶醉於其中無法自拔。雖然因此被老師罰站10分鐘還不准吃下午的點心，然而，敲擊琴鍵的觸感已經深深烙印在女孩的心中。

小學時，真正開始學琴才發現，練琴並非想像中夢幻與美好，剛開始還覺得新鮮有趣，但幾堂課後，無聊的音階練習、琶音練習，從低音Do到高音Do，再從高音Do到低音Do，除了練速度、穩度，老師更時時要求手指的姿勢、坐姿，讓我在上課時往往如坐針氈。最後，爸爸為了讓我們練琴，只好祭出他的大絕，宣布：「練多久的鋼琴，就可以玩多久電腦。」

經過入門的基本練習的考驗後，終於可以彈奏兒歌教本，隨著彈奏的曲目的增加，曲目難度越來越高，對於鋼琴也越漸著魔。原本從CD中聽到的旋律，現在在自己的手中流瀉，賦予它屬於自己的情緒與想法，從小步舞曲集再到小奏鳴曲，認識了莫札特、貝多芬以外的作曲家。然而，當我終於能夠掌控手指的同時，也面臨到了學業的壓力，國中二年級時中斷了學琴的課程，專心準備基測。有人說學琴就像騎腳踏車一樣，一旦學會了就不會忘記，但是技巧卻無法記憶，只要疏於練習，長久建立起來的手感很快就會消失。因此，雖然高中時再次學琴，卻怎樣也達不到以前的技巧。看著琴架上蕭邦的夜曲，彈奏前心裡默想音符的旋律，而後，手指輕觸琴鍵啟動樂章，在情感澎湃之際卻無法敲擊正確的琴鍵時的憤怒與煩悶，讓我放棄了它，讓虛擬的技巧沉積在譜上的記號裡。

管樂 愛的與不愛的

國中因緣際會進入了管樂班，開啟了我與豎笛的第一次邂逅。小六的暑假玩得正瘋狂時，還沒開學就被學校通知，管樂班的學生必須參加暑訓。除了聽過管樂音樂會、以及知道長笛是長長的銀色，對於管樂我是毫無接觸，當懷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到了學校，發現原來大家都是門外漢，緊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張的心瞬間平穩不少。

雖說是管樂班，但事實上學校對於學生的訓練並不積極，剛開始的時候甚至沒有指揮與分部老師，由學長姐帶學弟妹。記憶猶新的是，暑訓的第一天，學姊對著新生宣布：「拿起你的吹嘴，一直吹一直吹，過沒多久就可以吹出聲音了。」於是我們這群管樂的初生之犢開始了吹氣的歡樂時光！雖然沒有老師指導，但是透過練習與嘗試，大家也漸漸抓到吹奏的技巧，只要有人吹譜上的第一句，大家就會不約而同地接下去合奏，形成心照不宣的默契，也讓我愛上管樂、愛上大家一同吹樂器的享受，只要我們吹同一首歌，大家就凝聚在一起。

懷抱著對管樂的懷念與美好記憶，大學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管樂社。社課的第一天，就給了我強大的衝擊，調音、音準、竹片、基本練習……等等，完全顛覆我對管樂的印象，學長姐深不見底的實力更讓我倍感壓力，密集的練習讓我毫無喘息的空間，只能趁社窩沒有人時偷偷跑去練習，卻也因此有了大幅度的進步，從原本只會吹C大調音階的「管樂班學生」，漸漸跟得上社團的團練，也深刻地瞭解到國中時的快樂，只能說是在「吹」樂器，而非演奏。

管樂，對我來說是既重要卻無法發聲的語言。我熱愛它卻無法用它表達，喜歡合奏時的磁場，彷彿大家被一個巨大的網環繞；但除了合奏之外，對我來說它是一個矛盾且相吸相斥的存在，放不開卻也對它隱隱不悅。

非語言展現

屬於我的不說話語言，在心裡的猛個角落，也許我最想要的是體操選手的技能，在我生氣或心情無比雀躍的時候，向前猛烈衝刺然後帥氣的前空翻三圈，直接把所有的情緒展現、甩飛，一股腦地爆發，不讓自己扭扭捏捏、優柔寡斷。不過，也許就因此少了與情緒調情的曖昧了。愛的與不愛的，想說與不想說的，這些語言，約莫是我腦海裡的那個世界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很穩定地在運轉，當我想說話的時候，跳出來展現自己吧！



風城稻米 「粒粒」在目

在十二月稻穗成熟的時節，新竹縣橫山鄉的佃農開著收割機，一天完成三甲田的收割。



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

乒乓和一般人一樣，曾經有夢想，因被現實傷害而退縮，卻意外發現「白日夢」的不可思議，從此開始勇於作夢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